



艺术节联手市民文化节推出“艺术中的真善美”征文大赛

汇聚爱艺之心，滋养人文之城

这个金秋，城市的节奏因为艺术变得格外欢快。音符在这里律动，舞姿在这里飞扬，艺术在这里流淌。“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上海国际艺术节将国内外一流的剧目带到中外观众身边，向整个城市输送艺术的滋养。

许多关注艺术、热爱艺术的市民和青年学生已不满足于只在朋友圈里晒图刷屏，这些艺术爱好者渴望用他们的语汇，书写这个城市最美丽的画卷。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联手市民文化节推出“艺术中的真善美”征文大赛的基础上，首次成立了学生

“观剧团”。艺术节不仅致力于提升青年学生艺术评鉴能力，更注重培养和塑造青年学生成为文艺评论的积极参与者，让他们有机会深入地了解艺术形式背后的内涵和意义。也让对艺术有兴趣、有梦想的年轻学生找到能够互相交流、共同进步开放社区。

今天，我们选取了几篇文章与读者共享，文章作者既有大学教授，也有青年学子。在他们的笔触里，我们读到的是一颗汇聚起的“爱艺之心”。

——编者的话

感受交响乐传统的魅力

——评维也纳爱乐乐团 2017 上海音乐会

孙国忠（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对每一个爱乐人来讲，去现场聆听维也纳爱乐的音乐会都是一次音乐盛宴的体验。近距离感知维也纳爱乐，我们实际上是在倾听它独具品格的美妙音响的同时，体悟交响乐传统承载的音乐历史。可以这么讲，维也纳爱乐就是交响乐传统的一个“代名词”，它 175 年的历史积淀和辉煌历程告诉我们：丰厚的交响乐传统在当今世界依然有其跨地域、跨文化的强劲能量，渗透其中的是感动人心的音乐魅力和传递艺术深意的人文精神。

交响乐传统的展示与表演艺术的呈现密切相关，指挥作为大型合奏形式交响乐表演中的“核心角色”，其艺术个性和融入音乐演绎中的品格、风貌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维也纳爱乐是当今唯一一个不设音乐总监与常任指挥的世界顶级乐团，正是这种独特的乐团建制，使得乐团全体演奏家组成的“艺术整体”与指挥家的“客座身份”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互动——永远不变的是维也纳爱乐享誉全球的艺术至尊，变化的只是由每位“客座指挥”带来的不断激活传统和丰富高品质表演实践的个性化艺术风采。

尼尔森斯是当今乐坛人气极高的指挥才俊，这位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现任音乐总监和即将接手欧洲“音乐豪门”莱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的“艺术掌门人”虽然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但他的大名却早以为中国的乐迷们所知晓。维也纳爱乐选择尼尔森斯以他“中国首秀”的方式率团进行 2017 年的访华巡演，无疑是一个效果强烈的成功举措。

维也纳爱乐此次访沪的两场音乐会上演奏的全部是德奥交响乐经典，贝多芬的音乐则成为这次经典呈现的艺

术基石。如果说音乐会上演奏的《莱奥诺拉》序曲第三号和《第八交响曲》已有一种清风扑面而来的感觉，那么尼尔森斯指挥棒下的《第七交响曲》则让人大开眼（耳）界，惊喜不小。这首被瓦格纳称为“舞蹈的颂歌和生命的礼赞”的作品在贝多芬的全部交响曲中显得非常独特，它既有“第三”“第五”交响曲那种宏大的气势，又延续了“第四”“第六”交响曲所展示的抒情性表达。尼尔森斯深知贝多芬这首交响曲的“英雄性”与“抒情性”品格之对比和融汇形成的趣致和蕴意，所以才能如此个性化地强力扩张“静”与“动”的反差。第二乐章的演奏最为精彩，尼尔森斯通过精心设计的力度层次和气息的律动衍变，把一种别样的英雄情怀表现得荡气回肠，动人心魄。第四乐章终曲的艺术处理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奇快的速度和活力四射的生命舞动仿佛带着听众冲刺一般奔向终点，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位新生代指挥俊杰的艺术胆魄。

瓦格纳和理查·斯特劳斯都曾与维也纳爱乐有过密切关系，因此，听乐团演奏这两位大师的交响名作，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听尼尔森斯与维也纳爱乐

演奏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爱之死”是一种少有的心灵震撼，瓦格纳的灵魂自白和情感宣泄被形象化地融化在由复杂调性、丰富织体和绚丽的管弦乐色彩所构建的交响话语中。尼尔森斯深谙瓦格纳式音响质地和心理情势承载的戏剧张力，因此，他就能非常自如地在绵延不断的长气息和长线条中布局、展现“渴望”意象导致的悲剧氛围与意境升华。可以肯定地讲，就凭这首交响名作的精彩演绎，尼尔森斯就称得上是“瓦格纳专家”。

当晚《英雄生涯》同样值得称道。尼尔森斯在这部作品的处理上不仅有渗透音乐肌理的点睛之笔，更有让人刮目相看的音乐表现的“大局观”——他始终在华丽多彩的管弦乐话语和表达强烈自我意识的宏大叙事中突出“英雄主题”的主导地位，这尤其体现在内声部的清晰处理和主要乐思变化的艺术呈现上。

尼尔森斯与维也纳爱乐访沪音乐会激起的无比高涨的爱乐热情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世界顶级乐团的传统底蕴期待着新锐力量的不断“碰撞”，交响乐传统正是在这样的动态激活中展现着它永恒的艺术魅力。



拉脱维亚指挥家尼尔森斯执棒维也纳爱乐登上东艺舞台，带来两场音乐会。

何雯亚摄

走近黔贵文化，品味多彩艺术

林子扬（华东政法大学学生）

提到贵州，你的印象是什么呢？是“江从白鹭飞边转，云在青山缺处生”的山水，苗寨里一盏盏黄黄旧旧的煤油灯？是俊秀的唱着不知名曲调的妹子汉子，还是曲调里的那一份或婉转或空灵的情结？

今年八月，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之邀请，我作为音乐剧《律诗·雷经天》剧组的一员来到贵州参与采访考察，对当地文化有了浮光掠影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而今秋，贵州文化周为艺术节回馈了多场精彩的演出，让我大饱眼福。

作为学生观剧团的一员，我观看了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贵州文化周的开幕演出《多彩和鸣》。演出中，彝族火把节欢快热烈，布依族织物巧夺天工，水族水书神秘而深刻，侗族探亲风趣幽默，苗族银器绚丽夺目，更是让人叫好称奇。演出形式新颖，环节紧凑，通过多样的艺术形式，将一幅山美、水美、人更美的音诗画恰到好处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特别是每个章节片段，都取材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脱胎于博物馆”的艺术形式，摒弃了传统文化普及的枯燥说教，塑造了非遗项目的可观性和参与感。

整场演出“以活促和”，通过多彩的民族文化、多彩的文化空间和鸣、多彩的舞台表演形式和鸣、多

彩的传承方式和鸣，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贵州大地欣欣向荣，历久弥新的民族文化，给我带来了视听上的极大震撼。宜人的气候，秀丽的风光，热情的人们……我不禁思量，是怎样的一片沃土，孕育了这多姿秀丽的山水，孕育了这灿烂悠久的历史，孕育了这勤劳智慧的人民？

随后，贵州省花灯的艺术家们又走进了华东政法大学，带来了花灯艺术专场节目。这场演出给我又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晚会囊括了民族舞蹈、非遗器乐、特色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再次展现了黔贵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整场演出欢快、热烈，而不失亲民范儿，台下观众反响积极。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讲述“张小山见新舅娘”的花灯戏选段，该剧摒弃了传统戏曲艺术大场面大格局大情节大人物的特点，从传统的家庭生活入手，剧情一波三折，总会出现“万万想不到”的转折，演员表演夸张幽默，虽然用方言表演，却总能让观众哄得捧腹大笑。

另外，扇子和手帕这两件花灯舞蹈中最常使用的道具，现场教学环节更是引来了在场观众、特别是孩子们极大的兴趣，大家跃跃欲试，好不热闹。与《多彩和鸣》不同，此场演出更偏向亲民、寓教于乐的风格，充分展现了贵州民俗文

化，亲切的一面，贵州其实不正是如此吗？想起我们的剧目演出时，1300 座位的贵州省国际会议中心大剧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部由非艺术专业的学生排演的原创音乐剧，在谢幕时得到了现场观众经久不衰的掌声，也许这就是这片热土赋予的真性情吧。

新时代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表达显得尤为重要。贵州传统文化具有“可上可下”的独特张力，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本届艺术节首创的学生观剧团通过组委会精心挑选的一系列优秀艺术作品，让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剧场，更切身地体会文化这一世界各国各地区共通的语言。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文化资源极大丰富，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良莠不齐的状况，需知低俗不是通俗。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在动心间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雷经天老先生说过，国家的建设是一代接一代人的事情。艺术的传承、文化的创新也是如此。衷心祝愿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越办越好。



贵州省歌舞剧院携大型歌舞诗《多彩和鸣》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供图）

旖旎，听池上农民诉说在地风景

李娇（上海大学学生）

“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因何以张爱玲之语开篇？只因舞剧《稻禾》中有这样一幕——壮年男子用竹竿敲击炎赤的地面，当时只以为是土地焚烧后裂开之音。观剧结束后，忽听得同路人形容，这是稻秆耐炙火所发出的啾啾声。对此答案我不禁突然称是，由是，联想到张爱玲的这段话。我想这亦是《稻禾》乃至其他艺术创作有意义的地方。尽管“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但在城市化不可逆的当下，认识它、记取它、反思它，起码要比恒久处于“技术至上”的单纯极致中要来得丰富一些。

《稻禾》以台东池上农村为背景，

把镜头低到尘埃中，以泥土、花粉、谷实、风、火、水为段落，从种子的落地一直絮说到最后的焚田和新生。听着好似《稻禾》只是一幅微距摄影风景照，然则，它包含着更多。“花粉”一节，男女舞者在滔天绿浪中嬉戏欢愉，缠绵的身姿投射在地板上。随着时间推移，男女舞者以及他们身下的那抹绿影逐渐缩小、缩小……最终天地只剩一隅。此时，他和她在旷野中逃开了庸常与琐碎，律动出生命的抽象与美丽。我想《稻禾》并不只是田园诗，将农村抽象为静谧优美之所在。数个段落中都出现舞者在地面不屈屈动、剥离与挣扎的景象。恰如世人，终其一生在挣与图，完成的不过是极为卑微的愿望。而看着台上舞者幽微的身姿，我想与其说我们在自然中找回生命的强力，毋宁言在舞者身上看到了人生的尺度。艺术的起伏不同于现实里的软弱，舞者之张是经年累月修习的表达，舞者

之弛亦是摸索生命虚实的结果。借《稻禾》，我亦看到了风光旖旎的池上农民所诉说的在地的风景，好山、好水、好闲情生活的不同凡响之处。池上农民的家里挂着米勒《拾穗》以及梵高《星空下的咖啡店》；他们写书法，“书法作品像晾衣服一样地吊满几条铁丝”。在市场化风卷残云的今日，如此这般的情怀实难经受住太多世俗的攻讦。然而，我想正是这样一种情怀让林怀民创作出以池上为背景的《稻禾》，以及在其中“斗胆”加入诸多艺术实践。

卡拉斯咏叹调是西人耳熟能详的曲目，林怀民在东方舞剧中加入西曲不免遭受不合时宜之讥。然而，看过《稻禾》我却要笑非议之人犯了学究病，犹记在看《大明王朝 1566》听到莫扎特《G 小调第 40 号交响曲》时不禁击节叫好，《稻禾》中客家民谣和西方歌剧的浑融尽可让诸般疑虑退散、飘远。

对坚持艺术教育的思考

顾诗琦（同济大学学生）

坦诚地说，我与剧场大概永远差一张昂贵的门票。但在今年秋天，我领略了世界天团荷兰舞蹈剧场的肢体魅力，享受了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的指尖低语，还有五代同堂版的经典昆剧《十五贯》等近十场经典盛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不仅为申城献上了一场艺术盛宴，更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走进艺术殿堂的大门。

今年，有幸加入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艺术教育队伍，高水准演出所带来的美好享受和内心感动不言而喻，但我最深刻的认识是——艺术节风雨砥砺十九载，肩负着上海城市气质塑造的重任一路前行，坚持艺术教育作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光荣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座城市的艺术教育在改变。一面是财政上的大力投入，使得走入公众的演出更具国际范和一流水准；一面是主办

方的不断惕励，活动题材和形式日益创新，透露出不断增强的责任意识。尤记小学三年级被拉进剧院昏昏欲睡地看完了一场现代芭蕾舞剧，从十年前的静坐远眺，到如今的导赏讲座、工作坊、演后谈，艺术教育的投入愈多、形式愈丰、辐射愈广而责任愈重。

今年的艺术教育工作更是打破常规，精准分析受众，形成了面向学生、青年、家庭、艺教从业者以及聚焦特殊人群等多层次的辐射网络，“学生观剧团”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艺术节首次试水评审员制度，公开招募近两百名学生成立首届“学生观剧团”，帮助青年人接近艺术，鼓励他们批判思考，成效显著。作为青年学生，我欣喜地看到艺术教育顺应新时代更多地为当代青年人考虑；作为艺术教育工作人员，我也欣喜地看到有一大批亲近艺术且追求

艺术的年轻人涌现出来，力证过去 19 年的艺术教育投入所做非虚。更有深意的是，这一批青年人借助国际性艺术节的平台向世界艺术家们对话、喊话，不仅对艺术创作，对上海的城市文化生态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艺术节是引领大众走近高水平演出的公益平台，更是普及艺术的良好手段。稍作留心便可窥见一张可爱的“网”，它在全市校园、商圈、社区铺开，将正能量贯穿始终。但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青年人陶醉于艺术节“网”中还远远不够，我们，青年人可以为艺术教育做些什么？我以为，是对人之个性的强烈探析。在观剧中解读，在解读中思考，在思考中展开自我意志。个性的思考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我们需要一种坚定的主张，去坚守世界的真善美。艺术教育，无言地在传授我们如何去认知世界的美，这份坚持尤为可贵。